



堅守36年，抗击蒙軍圍攻，擊殺蒙哥
大汗，蒙軍誓言屠盡城中百姓——

一個女人 改變釣魚城命運

□蘭夢寧

登上釣魚城，滿目的“雄、險、奇、秀、古、幽”，不禁讓人吟誦“孤城雄峙萬重山，砥柱雄風卷巨瀾”。位於重慶合川區的釣魚城是目前國內惟一保存完好的古戰場遺址。釣魚城占地2.5平方公里，彈丸之地，但其形勢險峻，四周峭壁懸崖，東西南三面據江，乃易守難攻之地。

南宋後期，四川軍民築城於釣魚山，釣魚山逐步成為一座防禦性的堅城。長達36年之久的抗击蒙(元)的釣魚城保衛戰，在中國古代防禦戰爭史上留下了最濃重的一筆。因釣魚城之戰間接改變了歐亞歷史，釣魚城也被譽為“東方麥加城”“上帝折鞭處”。

宋祥興二年(1279年)，守將王立豎起降旗，釣魚城保衛戰結束。此前一直“死守報國”的王立為何投降？城內軍民為何能免遭屠戮？背後有一個女人的傳奇故事。

老釣魚城(資料圖片)

一 “上帝之鞭”折于釣魚城下

宋淳祐三年(1243年)，為抵禦元軍進攻，播州人(今貴州遵義)冉璉、冉璞兄弟向四川制置使兼重慶知府余玠建議：“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，請徙諸此，若任得其人，積粟以守之，賢于十萬師遠矣，巴蜀不足守也。”余玠採納謀劃，調集四川軍民築城於釣魚山，同時還在全川“凡地險勝，盡起而築之”，修築山城20余座，並遷州縣治所於釣魚城(據《宋史·余玠傳》)。釣魚城經過多次修築，成為宋蒙(元)戰爭時期的重要戰場，釣魚城之戰的序幕由此拉開。

開慶元年(1259年)，蒙哥大汗在釣魚城西門外築台窺望，被釣魚城守兵矢石击中。釣魚城守將王堅又命人投擲鮮魚面餅，並致書蒙哥：“爾北兵可烹鮮食餅，再守十年，(城)亦不可得也。”蒙哥得書後，傷痛迸發，憤激道：“我之嬰疾，為此城也，不誨之後，若克此城，當屠城剖赤而盡誅之。”不久，蒙哥大汗死於軍中。

蒙哥大汗殞亡的消息傳到歐洲，歐洲人奔走相告，“上帝之鞭折斷了！”景定元年(1260年)3月，忽必烈在汗位爭奪中獲勝。1271年，忽必烈建國號為大元，正式即位為皇帝。

二 收復瀘州，擄回熊耳夫人

1253年，宋理宗聽信讒言，召余玠回朝。余玠聞召不安，在四川猝逝。1264年，釣魚城守將王堅鬱鬱而終。釣魚城守將張珪繼承余玠、王堅遺志，加修釣魚城。

景炎元年(1276年)正月，元左丞相伯顏率軍進入臨安。南宋朝廷無力抵抗，開門出降，拱手將臨安交給了元軍。南宋王朝大勢已去，張珪、王立等抗戰將領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。

臨安陷落後，南宋恭帝及太后被俘北去。文天祥、陸秀夫、張世杰等擁立益王趙昀，於同年五月繼位於福州，改元景炎。張珪得到這個消息，回絕了恭帝要各地守軍放棄抵抗的詔諭，組織工匠，在釣魚城修建行宮，又派了數百名兵士，到東南沿海尋找宋帝，以圖重振河山。但是，派出的兵士一去不回，張珪的宏願沒有實現。

1276年，張珪派副將王立馳援奔瀘州，擊斃了瀘州蒙軍將領熊耳，俘虜了熊耳夫人，並帶回釣魚城。王立將熊耳夫人認作“义妹”，讓其照顧老母，實際上熊耳夫人成了王立不公開的寵室。同年12月，張珪調往重慶就任四川制置使，王立升任合州安撫使、釣魚城主將。

元至元十五年(1278年)春，重慶陷落，元軍集中兵力進攻釣魚城。這時，朝廷“王命已經三年不通”，釣魚城孤立無援。元軍揚言要屠殺全城軍民為蒙哥大汗報仇。

三 陷入絕境，何去何從？

釣魚城已經成為一座孤城，再加上合州連續兩年遭遇大旱，城內糧草殆盡，已經到了“易子相食”的地步。

王立深知，縱然堅守已是無力再撐多久，但數十年深受宋皇國恩，豈能輕易投降，做被世代唾罵之人？況且即便開城投降，也不能求得全城軍民身家性命之安全，砲石击中蒙哥、20余年對抗元軍，元軍豈能放過全城軍民？

王立遂派出部將李興、張郃等12人到成都刺探軍情，以便相機行事。不料李興、張郃等全部被元西川行樞密院副使李德輝拿獲，李德輝沒有加害他們，反而釋放他們回到合州勸降。面對李德輝的勸降，王立陷入糾結之中：李德輝代表元朝西川行樞密院，似有納降之誠意，而圍困釣魚城的是元朝東川行樞密院軍隊，若向西川行樞密院投降，必定會引起元朝東西兩院的矛盾，結局恐怕會更慘。

王立集合隊伍，當眾發誓“死守報國”。深夜，王立不能入眠，“作為軍人，當然要戰死沙場，但數十萬合州軍民也要跟著去白白送死嗎？”

四 夫人獻策，軍民免遭屠戮

1279年元月，夜已深，城中的燈火日漸闌珊。釣魚山下，圍城的元軍軍營燈火通明，不時能聽到元兵喝酒猜拳的喧嘩。王立繞室彷徨，自己被視為叛臣、降將，元兵的咆哮，軍民被任意宰割，老弱婦孺的淒慘哭聲，那一幕幕情景在腦海中交織。連續幾個夜晚，王立都不得安寢。

看著這一切，熊耳夫人的內心也在不停掙扎，自己的夫君被王立所殺，這時是勸降？是堅守？還是自報私仇？熊耳夫人畢竟是女人，想著這全城軍民，難道真要被攻占而遭受屠戮？最後，熊耳夫人終於下定決心——勸降！

熊耳夫人面見王立，以實相告：“妹實姓李，今成都總帥李德輝，妹之兄也，若知安撫待我恩禮，必盡心上奏，親來救此一城人民，公謂何如？”王立驚訝感嘆。但卻沒直接回答，又陷入了糾結：“我不惜留下千古罵名，死不足惜，全城軍民豈能無辜受屠殺？”熊耳夫人明白了王立內心的痛苦，當即說道：“如果你降于川西行院，我保證你全城安全，你不知道元朝皇帝忽必烈一再禁止屠殺降附臣民嗎？我兄長李德輝任元朝西川行樞密院副使兼安西王相，主持西川軍務，深受皇帝信任，只要他出面受降，在皇帝面前稟明實情，釣魚城就可免去一場災難。”在熊耳夫人的反復勸說和全面分析後，王立決定採納熊耳夫人的進言，親自寫了降書，並重點提出兩項要求：一是要安西王相李德輝親自納降，二是保證全城軍民不受屠戮。

為了使李德輝確信，熊耳夫人還按照從前為其納鞋的樣式，做了一雙新鞋，並提筆寫了一封家書，用蜡丸將降書、家信一并密封，然後專派儒生楊翹前往成都川西行院。李德輝見了降書、家信及熊耳夫人親手制作的鞋子，甚是驚喜，決定親自前往合州釣魚城納降。

祥興二年(1279年)2月，王立放棄堅守，釣魚城上豎起降旗，至此，長達36年的釣魚城保衛戰結束。忽必烈遵守承諾，下詔：“魚城既降，可赦其罪，諸軍毋得擅便殺掠，宜與秋毫無犯。”

五 后世評說褒貶不一

據《元史》記載，當時開城後，合州城的老百姓感念活命之恩，繪有李德輝、熊耳夫人和王立的畫像以作紀念。

明清兩代，在對待王立等人的態度上，則是一波三折。建於明朝弘治年間的忠義祠，一開始只設立了王立和張珪的牌位，到了清代乾隆年間，新增了余玠、冉璉、冉璞牌位，變成五人。後來，清代合州知州陳大文又在祠內增設了李德輝、熊耳夫人的牌位。

清嘉慶時期的著名學者、文學評論家馮鎮劄對熊耳夫人贊賞備至，稱贊為“釣魚城上奇女子，一封書救全城死”。而到了清光緒年間，時任合州知州的華國英認為王立是“宋之叛臣，元之降人”，還將王立和李德輝兄妹移祀別室。晚清詩人肖德一《釣魚城懷古》詩：“回軍早奪興王氣，納款終歸女子功。謀及婦人真下策，田橫畢竟是英雄。”作者借典故“田橫事跡”，贊揚釣魚城守將堅貞不屈的氣節，譴責王立與熊耳夫人的妥協行徑。

清末民初著名史學家柯劭忞在其《蓼園詩鈔》卷二中有紀實史詩《釣魚城行》，詩中評價：熊耳夫人在關鍵時刻，挺身而出，使得釣魚城免于被屠城，贊頌了其性格與精神。熊耳夫人本就一個弱女子，辯證地看待其抗爭精神、奉獻精神，很顯然，詩人對熊耳夫人之舉是肯定的。

詩人王鍾麟在其《熊耳夫人》詩中：“塵戰卅年空兜虎，藏書寄履免屠城。”詩中對熊耳夫人敢為全城軍民生命着想之舉給予充分贊許。

1942年，郭沫若登臨釣魚城，撰寫了七律《釣魚城訪古》：“魂奪蒙哥尚有城，危崖拔地水回縈。冉家兄弟承璉玠，蜀郡山河壯甲兵。卅載孤撐天一線，千秋共仰宋三卿。貳臣妖婦同祠宇，遺恨分明未可平！”詩中明確表示，對於堅守四川及釣魚城的余玠、王立、張珪“宋三卿”，應千秋共仰；對於開城投降的王立和勸說王立投降的熊耳夫人，應給予譴責。

(作者系重慶合川區民間文學家協會主席)

釣魚城地勢險要(資料圖片)